

名人情感丛书·严父卷

我的父亲

丰子恺 汪曾祺 等著

刘屏 唐文一 编选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丰子恺等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3

(名人情感丛书·严父卷/刘屏,唐文一编选)

ISBN 7-5075-0696-7

I 我…

II 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9288号

名人情感丛书·严父卷 我的父亲

著者:丰子恺 汪曾祺 等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雪波 姚弘芹

封面设计:潘文彬

版式设计:赵培合

经销:新华书店

社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电话:63097990 63099271

邮编:100800

照相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刷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本:850 1168mm 1/32

字数:251千字

印张:11 625

版次: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书号:ISBN 7-5075-0696-7/I·189

定价:17.00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父亲衰老了!”去年相见时我心里怅然这样想;然而父亲的精神还仍旧:慈蔼,诚恳,宽容。……我愿以父亲的精神做我生活的基石。

——李霁野

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杨牧之

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宗璞

严 父 卷

目 录

阿城	
父亲	1
冰心	
我的父亲	7
我的童年	10
陈丹燕	
父亲的烟	22
陈祖芬	
爸爸	25
迟子建	
重温草莓	33

丰子恺	
忆儿时	43
冯亦代	
父亲	50
江波	
爆竹声声	59
林非	
记忆中的小河	64
林海音	
爸爸的花儿落了	70
李广田	
悲哀的玩具	77
过失	81
李霁野	
父亲	85
李中申	
故乡在您心中	
——记我的父亲香港作家李辉英	
.....	91
与误解结缘的人	96
梁文蔷	
长相思	104
梁晓声	
父亲	122

鲁迅

父亲的病 151

鲁彦

父亲的玳瑁 157

旅人的心 165

沈从文

滕回生堂今昔 172

韶华

父亲和服饰 179

舒乙

父亲的回忆 183

石评梅

恐怖 208

父亲的绳衣 212

铁凝

麻果记 215

唐弢

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221

汪曾祺

我的父亲 223

王西彦

义父 231

吴祖光

自疚 235

怀念父亲	240
萧红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246
新凤霞	
父亲	248
许地山	
落花生	252
窥园先生诗传	254
严文井	
春节忆父亲	266
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	270
杨牧之	
无法弥补的时候	319
叶至诚	
跟父亲学写	324
父亲醉酒	334
周而复	
父亲	338
宗璞	
心的嘱托	342
三松堂断忆	346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353
朱自清	
背影	359

父 亲

阿 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60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

织部来人了，准备在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5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浆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北京的槐树花暂时不是中药，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18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20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8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20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

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50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谢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视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能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

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坏人，父亲的鼻子，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本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到叫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

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庭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博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我的父亲

冰 心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 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的“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 1914—1915 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 50 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 × × × × ×

× × × × × ×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

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目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襄江尚未寒
夜过荣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1984年11月5日

我的童年

冰 心

我生下来7个月,也就是1901年的5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